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七

光武皇帝紀七

晉 袁宏 撰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勑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勑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

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五月段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衞公徙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寛為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務宣明不以道勝而不㧗臣務對揚不以時艱而

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
答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末世推
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釁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
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
蕭公之力也且豈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
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虎塗既卒入囹圄子房去
筭高祖之蓍龜也始者相得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既安
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

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闗中一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旹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𡸁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古之

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足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来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

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乎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微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

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鬬由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為司空大司徒侯霸薨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緣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嗣其後于是封霸為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為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

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為褒城侯越巂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為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冦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户更封為陽虛

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興布衣竹柏之興朝菌焉足言

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贑毀傾蓋之與脫驂猶尚可為歔欷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為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已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慼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寳以之陸沈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

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韞櫝胷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貽屈原之事於楚懐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間哉夫以鄧生之才參擬王佐之畧損翮弭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為謙勢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吴漢之疇能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

子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卲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洪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王者之權

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總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

盡其禮敬也天子廵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有民所由遠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

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為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効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幷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畢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

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吕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怨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

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為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為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別去來似

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茍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弁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海内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閨闥不淨四海為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為之窮兵夫安危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而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兄繢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頴川弘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詰吏吏詐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勑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詰難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並為盜賊三月辛丑日有蝕之冬十月盧芳降封芳為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

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為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踈眉美鬚博通多聞閑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潁

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費登等反
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廢立皇
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惲上書曰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況
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
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惲恕已而
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下者也陰后南陽新
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

野止兗兗中少黨諸陰鄧鄉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為貴人上以后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謚后父陸為宣恩侯以兄識為侍中封元庶侯識弟興為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賔客為偏裨矣及隨世祖

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議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鄣翳風雨泥塗獲隘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

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固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臣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若不知謙嫁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為觀聽所

譏后悅其言不為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强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為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為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為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為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為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為

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狷狹遂殺公主
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傅張湛
稱疾引退爲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爲大司徒湛至朝堂
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
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内
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爲儀表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
時歷守尉建武初爲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
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

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輔為中山王諸國公皆為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容等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吴漢臧宮擊之壬午上幸長安祠

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段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段志病死援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谿連破之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内五月代王芳從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等平吴漢徙偉容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

追諡外祖父樊重為壽張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為無窮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宏字靡卿初

與齊武王共起義兵湖陽収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寥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寥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父子內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嘉榮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獻

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事終不敢對疾病
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密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子
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
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密小子茂為平望侯臨薨勑
諸子薄葬静掃閉戸物不得有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
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
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謚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
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固始侯李

通鑑謚曰恭侯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傳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賊
相迫刼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令圍之急不如小緩之
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
徵貳等二月封援為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
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
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安用餘為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

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屣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為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

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懽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茍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爲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授揔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授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

義毋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迴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東海王食東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彊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而嘉歎之

袁宏曰夫建太子以為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遵統一之道以為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

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為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

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恭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導惲令為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為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為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為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子張子張絕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臥目擊

惲惲即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便絶惲即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交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獄令跣追之拔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令出久之為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内縣皆持牛酒到府讌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禀性公方典部折衡推破姦雄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益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衆儒共論延功

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冤慝並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慚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歙罪也敬舉觥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

咸服讒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龍豺斆從政既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歙歸府因稱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錄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為賊也惲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又去不

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别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遷上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逆詔開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

惲對曰火明遼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為梁令長沙太守宗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嶲太守任貴反

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馬援自交趾還
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
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
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
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猥封近縣
且三千戶國家追録我和洐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
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
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

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反臥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縑千疋援謂黃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吴漢薨謚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

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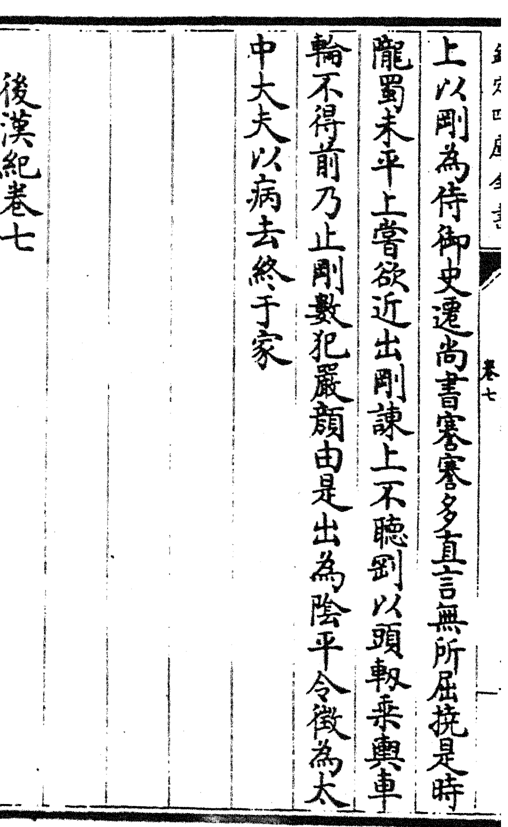
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鮮卑冠遼東太守祭肜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闚塞肜乃思所以離間二冠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肜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

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內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

挫其彊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幷之民萬里一統海內賴安其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榦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無重者可徙於𧰼殺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也昔魯

隱有贒行將殁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况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擾攘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其狃恭之意傲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為司空林自為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為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此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為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



上以剛為侍御史遷尚書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為陰平令徵為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紀卷七

後漢紀卷八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八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竇固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為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為權貴所愛

援外坦白而内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
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
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
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阯還書誡其兄
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為謹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為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令在京師與

梁松竇固等交上名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名問援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為山都長擢為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宫宫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由来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强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

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来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

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咸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師川次當為單于者也昔以兄弟言之知牙師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烏鞮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

畫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

畫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

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

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

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

公卿咸以為蠻夷猾夏情偽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

以為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

隳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
段柳使匈奴于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
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單于既稱臣入
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
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鄣北邉北單于惶恐
頗還所畧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為南
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
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

大將軍杜茂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為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為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為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

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内外為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為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𤸃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為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

曰古文之學將絶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
東歸竇融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
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
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
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
馬直百僚知林以名得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
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治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
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

服馬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絶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為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為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為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為之轉徙數千里漠南遂

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没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内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馬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虚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為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為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

于今利之徵為光禄大夫數與宴見陳訛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宫及寧平公主皆為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三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

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决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爲延日費粮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爲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巳

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為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不敢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
禮葬田横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誅
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
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
正朔當此之時虜述僭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
傑盱睢且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死孤立貴人之
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

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
勍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邉援奉使隴西奮
不顧身行阻山間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
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邉境無兵革之憂間者
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為是
不退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屍軍中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竪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黄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

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志畧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
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
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保才者智也才智之
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渉乎通濟者
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梯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覩太平之
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
覆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爲之時不能

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盖為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措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勲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險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為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内懐思慮

之憂爾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為功者則不然不過其主則弗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上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馬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事或說

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群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寛上荅曰吾自以為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熹為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烏桓始入朝上命熹思安邊之策為久長之計熹乃議徙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熹字伯

陽宛人也喜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為報
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
下曰聞趙氏有孫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
時未二十更始笑曰繭栗犢能服重致遠乎即以為偏
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
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為
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
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為鄧奉計策以毀

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即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為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為百姓所親信者乃名問之對曰夫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為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為陳恩信賊

遂自縛詣喜降後為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宫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而復欲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宫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傅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識可也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耶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主莫能傅之今太子獨能傅之此誠萬

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獎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尚怠懈晝寢況于不才者乎尚非其人道不虛受再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踈闊王侯貴人多通賔客壽光侯劉悝更始少子也得幸於沛王輔悝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

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為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内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磐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呂种王磐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歎曰

馬生之言其神乎种龍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踈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而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茍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鹵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譏議横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踈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負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為司隸從事

全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寃獄問鰥寡庚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馮為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

尉憙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令復别將者爲其輕敵也果

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耶我與之
女勿憂妻子復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為諸將潰圍解
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
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
賈君之勲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
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為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閨門
守静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

始侯李通與公卿叅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
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九月
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鮮卑大人於仇賁率
其種人貢獻封賁為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居鮮卑
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為冒頓所破遠竄
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南北單于更相
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宫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郘墟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

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

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
禮曠代一有其𦍒之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
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葢
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
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
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
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
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

遊講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為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為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事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為宰相務存無為慕曹參之迹所辟名皆當世通儒

純臨薨勑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
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
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
是正猥聞詔書驚愕惶怖臣兄衰臣幼小故託稱疾病
不聽奮字釋通謙約節儉閨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
日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巳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
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
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

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為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荅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為司空賜爵關内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吕太后王諸吕滅亡三趙賴神靈諸吕伏誅國家永寧吕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

呂后尊號為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體猶今為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

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
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以屢不合旨出為六安
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
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
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
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
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上讀怪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
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

不罪但令削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曰旻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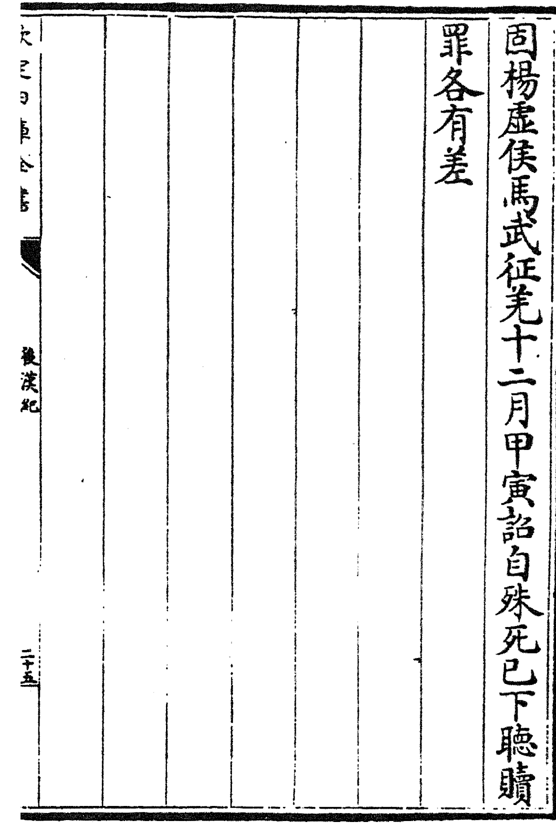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

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太尉趙熹橫劍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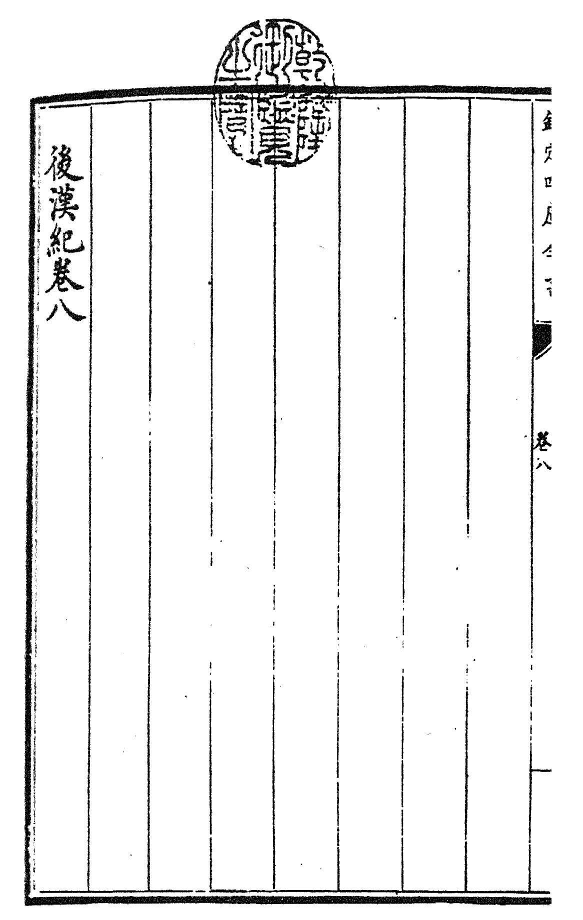
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
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先帝受
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纘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
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
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為朕之太傅進見東
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為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

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喜為節鄉侯司空訢為安鄉侯司徒魴為揚邑侯蒼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為命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令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內廹頑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來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賔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



固楊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紀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陳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九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上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鮦陽侯博為隱强侯楚王舅子許昌為龍舒侯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迴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

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
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設鐘鼓之懸擬於乘輿彊
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
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
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
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
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
淮陽王延詣魯五月戊寅彊病困臨命終上疏謝曰臣

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
修不謹連年被病為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慈愍惻至動
發中心臣內省視氣力羸劣日夜寖劇終不望復見闕
庭奉承帷幄章負重恩銜恨黃泉言之絶腸惟皇太后
陛下加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
不能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
兼大國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
太后陛下深為規度誠願還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處

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遣司空鲂持節視喪事賜旄頭鸞輅龍旂虎賁榮寵之盛無與為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傅相曰王謙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為言秋七月西羌破走餘種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父名母家姓為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

息其為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祥婦人産乳丈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后氏衰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衰周太王自邠之岐周衰幽王為西戎所滅故羌之為患自三代然也

袁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習其土風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況乃殊類絶域不賓

之旅以其所禀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故分其内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令承而内之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川之祭其禮先亡識者觀之知其必戎况西羌北狄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徙山陽王為廣陵王是歲太傅鄧禹好畤侯耿弇薨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

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為郎分禹國封三子為列侯禹內文明外温恭不事產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訓皆可為後世法長子震為高密侯次襲為昌安侯次為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為烏丸校尉徙杼秋侯殷為居巢侯揚州刺史詔以殷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褒顯以勸天下乃徵殷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雲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為靡麗之服秦有天下収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其

事身展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夭昏之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其閒敞平懌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為之宮室衛以垣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於衆故為之旗旌表以服章陛級懸絶不可得而逾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為故因而作制為之節文始自衣裳至於車服棟宇垣墻各有品數明其制度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為奢適務而不以為儉大典既

載陳于天下後嗣因循守其成法故上無異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行其淫志恥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宫恨衣裳之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黄而未盡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覩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務求厥中則人心悦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皇子烜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

兄二姊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奇
嶷初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
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賔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
逃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為壯大必任将相故
以秦時官號字焉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發疾
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僕見弟親屬
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為太夫人所為也後問之咸驚異
焉嘗疾令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為帝妃貴不可言久之

太夫人亡珠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奇之乃令相諸女見后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得毋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遽失得人子力愈於自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如承貴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事后輒推心以對無不當意時後宮未有娠育者嘗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不

及其見寵者與之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慎微皆此類也性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離宮輒諫諍辭意甚美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畧記大義聽言觀論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于獻千里馬寶劒賜騎士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已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中郎防光為黄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三月上初禮于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王

東海王來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進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變服臨送賜冢塋初榮為太常上幸其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官能通義者及榮門下

生數百人上親自下說時有問難者上讓而不荅曰太師在是也供賜畢悉以餼賜榮字春卿沛國亢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傭自供書夜誦讀無懈怠十五年不歸家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間窮厄絶粮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中郎將豫章何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

何所師對曰桓榮世祖即名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幾晚善博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揚州從事臯弘郎中彭閎世祖曰俞汝諧因除榮為博士榮謙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孫兄子上不許遣侍中上以郁

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問以政事甲子
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車駕過軾墓所賜
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羌校尉竇林有罪下
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丹
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延陳留東昏人初為細
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功曹宗
輿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齊爽不補

公儀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宗勃然
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陪臣喻諸侯豈
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奢麗得罪臨當伏
刑世祖使小黄門往視之宗乃仰天歎曰恨不用功曹
虞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黄詔問陳留太守寗有功曹虞
延邪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
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黄園陵寢殿祭器俎豆悉曉
其禮由是遂見謝焉賜錢百萬郡中聞之易視聽辟司

徒府還洛陽令是時陰皇后家客馬成嘗爲姦宄延收
繫之陰將軍書請之前後不絕延得一書輒加笞二百
陰氏知延必殺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
臨御道勑延出獄中囚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
成自以罪已决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蠹也
久依城社不畏煙燒今方考實姦未窮盡成大呼稱宛
戟郎以戟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
汝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爲宛後數日遂伏誅上即位遷

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焉雖然上心好之特賜輿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勑行令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後為玄武司馬不為父行服上聞之慨然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位上益奇延甲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
乘王當為廣平王秋八月有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倉
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
高帝受命能興誅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澤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
舞所以象功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宮尚書
僕射鍾離意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

損常膳而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耶昔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以為北宮大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來非患宮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胡子緜尚書素事誤以十為百上大怒名即欲鞭之意曰過誤

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為罪臣居大官皆在臣臣請先
受坐鮮衣就撻上意解皆原之上性急好以小察為明
公卿大臣數被誣毀尚書近臣尤甚由是朝廷悚慄事
為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顔諭事數封還詔書羣臣
獲怒者輒救請之意薦彭城劉平徵為議郎上數引見
還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宫郇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
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孝行稱為郡吏守菑邱長政
教大行每屬縣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治吏始時天下

亂平弟仲為賊所害平抱仲女棄已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絶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為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為老母採茗母飢待平為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為主簿冒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嘷泣曰願以身代明府

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絕而後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為全椒長史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資賦增益為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獲罷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糧來孝不能得即

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蔬菜食及禮還告以食而以糧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名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為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為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

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于家壬申日有
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
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畏天地之禮勞卹黎元
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咎
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不
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雖加殺罰猶不能止故百
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

中出為魯國相為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太峻宜少寛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宫及德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荅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逺今宜明府内以及諸外且闕畧逺縣細微事太守甚賢之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隐視

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為耿憲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懷之邑民防廣遺腹子也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遣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以為不可意曰自令罪非丞掾也廣殮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太樂曰宜

袁宏曰樂之為用有自来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頀大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移人

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感物乖化失序乎性情之宜故雖鐘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不惑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教仰無為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

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慾不可絶故因以致䖍故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聲

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揆始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娟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教庠序革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

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覿舊廬名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藉田將獵河内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諷誦甘棠之德雖

然動之不以禮非示四方規準也陛下因行田野見稼穡經覽河川逍遥駐留弭節周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脩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功曹廉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

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字叔庾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絶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柰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

下喪載舩舩觸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鈎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蘓穆聞之大驚徦馳遣追將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闋中高其行

袁宏曰古之人明救卹之義開取與之分所以周急拯難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屬然獨行以任所重其身殆亡而親柩幾喪非全通之道也范既歸事博士薛漢初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

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
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
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名入詰責范曰楚王無道
狡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
耶范叩頭曰臣無狀以謂漢等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
弟子之情當萬死上怒稍解問范爲廉頗後耶范對曰
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丹爲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
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才爲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

胡虜反故事虜人入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範聞警即自以精兵赴之虜盛漢兵不能敵範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侯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迹蜀郡好文辯喜相長短範以寬厚化下人民懷之坐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琅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

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棄符
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
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皆不
就莽亦徵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徵丹爲諫議大夫
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降受爵邑丹
獨城守不下乃褁節荷擔經歷險阻謁更始妻子還其節傳
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左馮翊皆有稱績
及在相位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相善亦齊名迹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能明習漢家故事以選
尚舞陰公主為虎賁中郎將世祖時貴幸用事上即位
遷太僕卿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怨望
下獄誅安豐侯竇融覔融子穆尚內黃公主而顯親侯
及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比陽公
主穆為城門校尉固為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林為
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
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安六侯歸遂假作故六安王國矯稱長公主家上書自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謚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勢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小吏為郡所考穆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孫還洛陽

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穆得罪固亦廢於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

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将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為東平王太傅掾吏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勿上将軍印綬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為樂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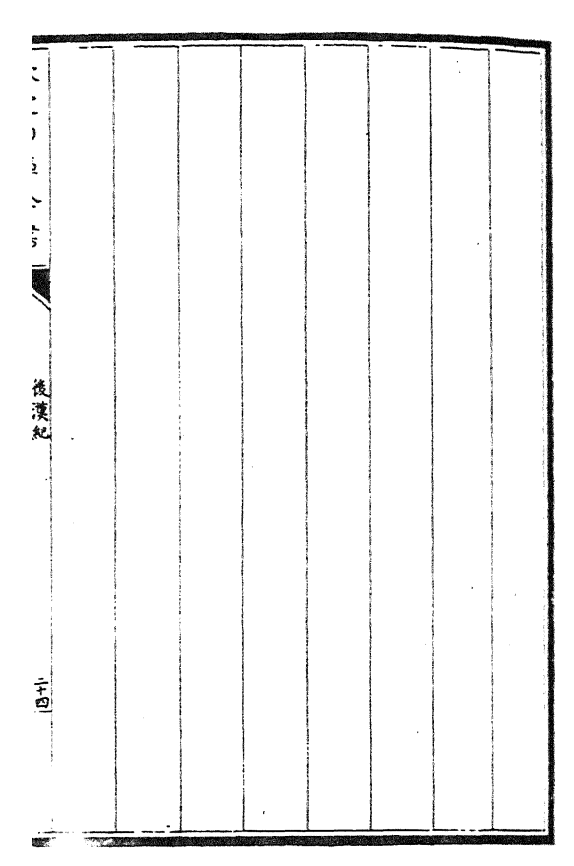
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來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還過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太尉虞延為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帝親以為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陰

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名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捨之遷司隸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耆老皆為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有痼疾上名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於家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敗畋均罷朝相與言曰今選舉不

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太始時京兆則趙廣漢尹翁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黃霸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今二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均自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遷為司隷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初為上蔡長誅鉏豪右姦猾震慄府下禁民葬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

踰制過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先遷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餌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也今數為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令吏捕虎非憂民之本也今務退貪殘進忠良去窞餌勿復課其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薨謚曰靜王



後漢紀卷九